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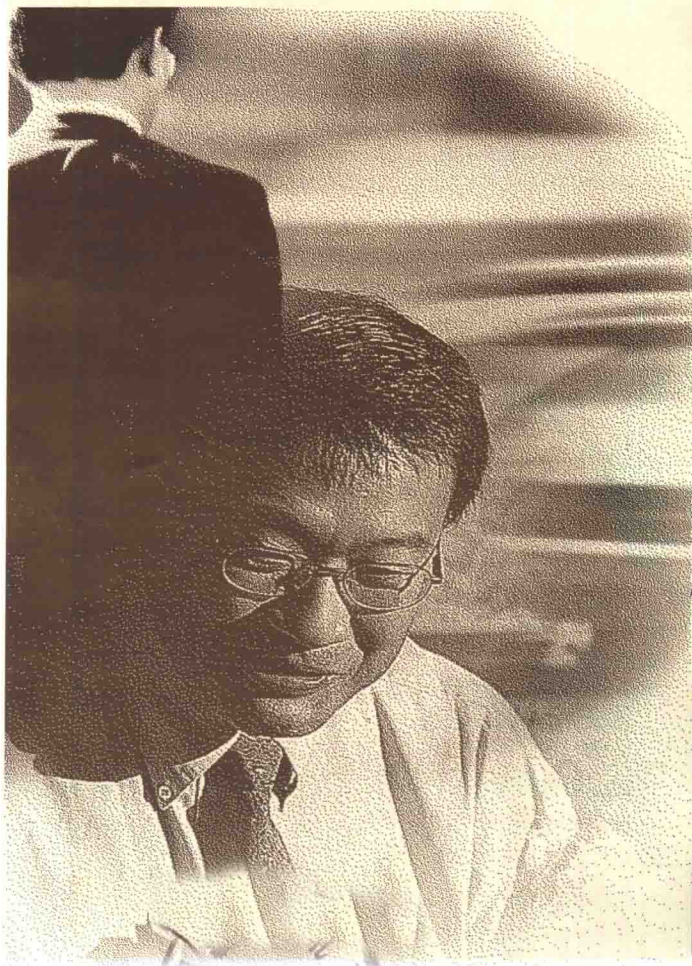
使命

SHIMING

朱维坚 作品集

群众出版社





朱维坚作品集

使

命

群众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使命/朱维坚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11
(朱维坚作品集)
ISBN 7 - 5014 - 3007 - 1

I. 使...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900 号

使命 (朱维坚作品集)

朱维坚著

总策划: 吴晓鸣 艾群

策划: 易孟林 张西

责任编辑: 张西 季伟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44 转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编: 100078

网址: www.qzpbs.com

信箱: qzs@qzpbs.com

印刷: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数: 447 千字

印张: 15.75 插页: 2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5014 - 3007 - 1/I·1268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27.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曲	(2)
第一章	
也许,路上的遭遇只是一个预兆	(5)
第二章	
只要我当一天公安局长,就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存在	(27)
第三章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这么做	(46)
第四章	
如果不能破案,我就地辞职	(61)
第五章	
这样的人不干刑警简直是浪费	(80)
第六章	
已经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应酬	(95)
第七章	
有些事不能急于求成,要采取相应的策略	(109)
第八章	
你就等待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27)
第九章	
都以为公安局长挺威风,可谁能知道却是这种滋味	(151)
第十章	
我以清水公安民警的名义请求您	(171)
第十一章	
不用你们套近乎,犯到我手里该咋办还得咋办	(194)
第十二章	

别的事都好说,这件事实在不行	(217)
第十三章	
只知前进不知迂回,不是一个合格的指挥员	(236)
第十四章	
我惩恶扬善,佛祖慧眼一定会看到,会保佑我的	(260)
第十五章	
这样的民警在全局还有多少	(267)
第十六章	
改革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88)
第十七章	
谁是组织?就是他一个人吗	(315)
第十八章	
这样的人要提起来,咱清水公安局就完了	(331)
第十九章	
我希望我和弟兄们能得到理解	(354)
第二十章	
建议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	(379)
第二十一章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我问心无愧	(405)
第二十二章	
有谁知道,公安民警是用热血迎来了新世纪	(418)
第二十三章	
让我临走前给清水人民一个交待吧	(428)
第二十四章	
牢记使命,与一切黑暗势力斗争到底	(455)
尾声	(475)
无话可说 后记一	(479)
根植于人民心中 后记二	(484)
从基层警官到畅销书作家	(492)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公安局长应该是力量的象征，正义的化身，平安的保证。

可是，有谁知道，身为基层公安局的局长，他们置身于怎样的环境中？一个不辱使命的公安局长，将面临怎样的抉择——队伍不纯的困扰、工作经费的缺乏、执法环境的恶劣、腐败分子的高压、刑事犯罪的升级、黑恶势力的挑战、党和人民的重托、血与火的拼搏……

这些，就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一个拨动你心弦的故事——一个公安局长的艰难使命。

序 曲

(2000年2月18日晚至2月19日晨)

1

2月18日晚9时许，白山地委常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研究干部调整，重点是全区各市区政法机关主要领导岗位交流问题。会议所以在夜间召开，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

会议开的时间很长，间或还有较为激烈的争论。

2

2月18日晚10时许，白山地区所辖的清水市城内。

一条大街上，一辆高级轿车和几台摩托停在一家商店门外，车上跳下十几个穿黑衣、留板寸头的汉子，他们手持猎枪、棍棒、尖刀、斧头等凶器闯进店内，只听“乒乒啐啐”一阵惊心的破碎声响，大量商品货物被毁，货架也被轰然推倒在地，一些售货员还挨了打，女售货员们发出阵阵尖叫。砸够了，一个三十来岁脸上有刀



疤的汉子一挥手，几条汉子又冲进经理室，揪住躲在室内的经理的胸襟：“妈的，哪儿躲？在清水你能躲哪儿去？”几个响亮的耳光后，几把尖刀架在经理的脖子上或顶在胸前，“到底咋办？说个痛快话，快说！”

经理鞠躬作揖：“我服了，服了，我明天就搬，明天就搬。”

脸上有刀疤的汉子仍然不饶，回手抓起老板桌上的电话递给经理：“打110，向公安局报警！”

经理再次鞠躬作揖：“不敢，不敢，我不报警，绝不报警！”

刀疤汉子鼻子哼了声：“算你明白！”这才一挥手，带领手下走到外面，抓过一把猎枪，向天上“砰砰”开了两枪，然后大喊道，“都给我听着，明天天黑前谁要还不搬走，别怪我们弟兄不客气！哪个不服，就到公安局去报告！”

街道两旁，很多商店的灯还亮着，可是，四下里一点儿回应也没有，就像没人一样。过往的行人见状早已远远躲开，绕道而行。

汉子们意犹未尽，离开现场后又驾车驶到市公安局外，停下车冲着大楼狂吼起来：“杀人了，抢劫了，强奸了……救命啊……”

公安局大楼门开了，走出两个警察的身影，可汉子们毫无惧意，又吼叫了两声，才狂笑着轰响马达离去。

两个警察的身影动了一下又停住了，只发出两声沉重的叹息。

3

19日凌晨1时许。

一家大酒店的贵宾房内，一桌丰盛的酒宴已经摆好，七八条汉子围桌而坐，却没人动筷子，他们的眼睛都盯着一个三十几岁的帅气男子。这个男子不时把手机放到耳边，可每次关上手机，都摇摇

头要大家等待。这时，刚才领人砸商店的那个刀疤脸汉子闯进来，对帅气的男子说道：“大哥，按你的吩咐办完了，没一个敢放屁的，都说明天就搬走……哎，地委会还没结束吗？咋这么慢哪，应该出来了……”

刀疤脸话音未落，帅气男人的手机响了，他急忙放到耳边，听了两句，声调突然大变：“什么？谁……林荫？林荫是谁……妈的，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怎么变成姓林的了……”

帅气男子关上手机，脸色沉了下来，所有人的脸色也都变了，贵宾间内顿时死一般寂静。

桌子上的酒菜渐渐凉了，可没人动一口。



第一章

也许，路上的遭遇只是一个预兆

(2000年2月20日上午8时至下午1时许)

1

蜿蜒起伏的山路上，一辆4500越野吉普在疾驶。

也许是一种预兆：出发时还天晴日朗，甚至有点儿春天的味道了。虽然还是白雪皑皑，路面却已经结了一层冰，冰面微微变色，远处的雪原在阳光照耀下也格外耀眼，是雪面表层有了水珠的缘故，也是雪即将融化的前奏。道路两边林木茂密，不但有褐色的柞树、棕色的榛柴、白色的桦树，车窗外还偶有几株苍松闪过，它们傲然屹立于杂木之中，似乎在进行严肃的思考，同时给山林带来几分生机。然而，一进清水地界就都变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山林渐渐稀疏起来，随着车轮的旋转，越往前行，这种现象越严重，最后简直难以看到树木了，公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被雪覆盖的田地。车又走了一会儿，天也暗下来，阴下来，接着又飘起雪花，雪花越来越大，渐渐变成了鹅毛大雪，车外的景物都看不清楚了，车速也减慢了。林荫虽然心里着急，可只好忍着。

车里除了林荫和司机小张，还有白山地区公安局长谷远志和地区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张寒。这辆4500大吉普就是谷局长的坐骑。按照当地的习俗，级别高的领导应该坐在前排副驾的位置上，

可谷局长却非要林荫坐到前面不可，理由还非常充分，他们是送林荫前往清水就任公安局局长的。当然，他此时只是清水公安局局长的“人选”，局长的任命还要通过清水市人大常委会。他此时的正式身份是清水市公安局党委书记，主持清水公安局全面工作。

此时，林荫虽然外表平静，但内心却像这山路一样起伏不平。他对这任命没有一点儿准备，前天，他还是白山分局挂职锻炼的刑侦副局长，还在为新一年分局刑侦工作而操心，昨天却突然接到了赴清水的通知。此时，谷局长昨天下午的谈话仍然在耳边回响。

“……清水的治安很复杂。虽然从统计数字上看发案不是很高，但大案多，社会秩序混乱，特别是黑恶势力活动猖獗。这除了公安局自身工作不力外，那里肯定还有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清水的治安状况林荫听说过，但只知案子多，群众缺乏安全感，可那里治安到底怎么个不好并不清楚。谷局长的话给了他压力，也激发了他的斗志，林荫心中充满了迎接挑战的自信。

迎接战斗的渴望使林荫恨不得马上赶到清水，他益发感到车行驶得太慢。还好，又走了一会儿，雪花稀疏了一些，车速也加快了，然而，刚刚加速不久又慢下来，司机小张失口叫出一声：“哎，出事了……”

林荫循声向前望去，见道路已被车辆堵住，有几辆卡车、轿车，还有一台“三菱”大吉普和一辆公共汽车。就在公共汽车旁，一群人拥来挤去，吵吵嚷嚷，还有拳头棍棒在人群中挥舞。怎么回事？林荫心里着急，车没停稳他就开门跳下车，立刻有沉重的殴打声和叫骂声清晰地传过来：“妈的，反了你们了，给我打，往死里打，出事儿我担着……”

殴打声和叫骂声中伴着惨叫声，同时还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哀求着：“……别打了，求各位了，他还是个孩子，饶了他吧，俺替他给各位赔礼了，俺交钱，现在就交还不行吗……”



“赔礼就行了？交钱就行了？好，拿钱吧，原来是五百元，现在是五千，马上拿来，要不没完，打死他……”

接着是更沉重的殴打声。

谁这么凶狂？林荫加快脚步，向人圈里挤入，耳边听到有人低声议论着：“……简直是土匪，是胡子，就没人管管他们？”“谁管得了哇，你知道他们是谁……说话小声点，让他们听见可了不得……”

人圈里，四个年轻力壮的黑衣汉子正在对一人大打出手。他们有的拳打脚踢，有的拿着棍棒，其中一人手中还拿着一根警棍。挨打的人已经倒地不起，满脸满身都是鲜血，在雪地上打着滚，可打人者仍不停手。其中一个车轴汉子边打还边叫着：“打，往死里打，妈的，不交线费就上路，反了你了！打，打完让他上公安局告去！”

殴打不断，围观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只有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男人在作揖打躬地哀求着拉扯着，不但啥事没顶，自己还挨了几下子。

太不像话了！

看到这种场景，林荫怒不可遏，冲上前去，一手揪住一个行凶的汉子，大声喝道：“干什么，住手！”

吼声是伴着内心的愤怒迸发出的，所以声音很大。打人者吃了一惊，都住了手，把脸转向林荫。林荫立刻感到一股浓浓的异样气息迎面扑来，那不止是酒的味道，还有一种野兽的残忍。还没容他说第二句话，胸口已被一只大手揪住：“咋的？管闲事？胆肥了你，你说干什么？让你明白明白……”

话没说完，拳头就抡了上来。林荫猝不及防，鼻子一木，就觉得热乎乎的液体流了出来，同时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冒金花，身子踉跄向后倒去。好在身后围观的人把他扶住，才没有倒下。可还没容他站稳，另外三条汉子也向他奔上来，拳脚棍棒齐下，警棍也抽冷子捅上来，林荫手臂与警棍一接触，身子猛地一震，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再次向后倒去。

警棍原来是带电的。

林荫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没想到会在赴任途中、在自己的治安辖区内遭到毒打，他正在懊悔没穿警服，司机小张却已经及时冲过来，一边制止行凶一边大声道：“住手，这是清水市新来的公安局林局长，谁敢再动手……”

话一出口，局面立变。四条汉子的拳脚棍棒都缩了回去，脚步也向后退去，而围观者则“哄”的一声挤上前来，人人露出兴奋期待之色，要好好看一场热闹。

打林荫一拳的正是为首的车轴汉子。他听清小张的话，也吃了一惊，却没害怕，后退一步马上又走上前来，露出笑脸来搀扶林荫：“这……这都是误会，误会……林局长，我们是交通局收费的，他们不交，还暴力抗拒，我们没办法才自卫，林局长，这事您得管管，把他们抓起来……”

林荫只觉心血上涌：妈的，你们四个打一个，还人家暴力抗拒执行公务，你们执行的什么公务？执行公务就可以打人吗？他一边弯腰用手绢擦着鼻血，一边指着车轴汉子怒道：“你还想颠倒黑白，有话跟我到公安局去说吧……”说着伸手去扭他的胸脯，又指着向后退的其他汉子们大叫，“站住，不许走……小张，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

可他想不到的是，四条汉子居然敢反抗。车轴汉子使劲拨开林荫的手，又把他猛地一推，就向人群外快速退去。小张则和一条汉子扭打在一起，冲上来的谷局长和张主任两个扭住一人，林荫慌乱中揪住一个刀疤脸的汉子，而为首的车轴汉子却钻进那台“三菱”吉普车内，飞速向清水方向逃去。因为4500被堵在道路另一边无法通过，再加上还要制服抓住的三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逃跑者驾车消失在远方。

领头的跑了，被抓住的汉子们凶焰消减了。刀疤脸虽然还不服，可再也不敢来硬的，他向林荫央求道：“林局长，俺们不知道是您哪，都怪我们瞎了眼，您饶了我们吧，都是自己人……你看，他们



不交线费，还不说好听的，弟兄们气愤不过，给了他几下子，嘿嘿嘿嘿，下手稍重了点……不信你问他们自己，这事不怪我们……”

林荫虽然愤怒异常，可头脑却十分清醒，汉子的话使他心一动：自己刚来清水赴任，小张仅介绍自己是公安局长，对方却已经知道自己姓林，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真的是交通局的收费人员……林荫虽有疑虑，但来不及多想，一边擦鼻血一边怒声道：“少来这一套，谁跟你们是自己人……我看谁敢再跑，都等在这儿，听候处理！”

林荫说着扭身去看倒在地上被打的人，这是个年轻小伙子，已经头破血流，一边呻吟一边哀声骂着什么。林荫在花白头发男子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将小伙子扶起，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头发花白的男子摇着脑袋哀哀地说：“别问了，您别问了，怨我们自己，怨我们自己呀……儿子，没事吧，能挺住吗……”

小伙子态度却和父亲不一样，他一边擦着脸上的血一边指着林荫大叫着：“我听见了，你是新来的公安局长，你亲眼看见了，他们把我打成这样，你管不管，这清水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还让人不活了……”

他话没说完，就被花白头发的男人打了一个耳光：“二憨，你胡说些啥呀！”他又对林荫说，“局长，您别听他的，这事怪我们，不怪人家……啊，我姓杨，他是我儿子，是我们错了，没交线费，不怪人家，你放了他们三位吧！”又转向三条汉子，“三位大哥，你们消消气，都怪我们，我们也不是想上这条路，只是往宝山去必须经过这一段……”

林荫听了好一会儿明白了，原来，车走这条路要交什么“线费”，而这辆公共汽车却没有交，但因为要上宝山县，必须从这条路上走几百米，被四条汉子发现了……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能打人哪，看刚才的架式，如果自己不是公安局长，肯定也没有好下场！林荫愤怒的目光再次落到三条汉子身上，见三人都是大毛领的黑皮夹克，剃着板寸头，尽管陪着笑脸，却掩饰不住内在的煞气，看上去，没有一点交通管理人员的气质。林荫擦干鼻血，走向他们，指着刀

疤脸的鼻子问：“说，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交通局的？我看怎么不像？交通局就可以随便打人哪，谁给你们这个权力！”

显然问到了要害上，三条汉子支吾着不正面回答，只是惶然四顾，忽然一人手向远处一指，兴奋地叫起来：“哎，大哥和牛哥来了……”

公路上，有两台轿车从清水的方向远远驶来，都挂着公安牌照和警灯。前面的轿车是红色的，十分引人注目，后边的则是一台黑色轿车，油光锃亮，显得十分华贵。距离一百多米时，黑色轿车却停下来，转过车头向回路驶去，前边的红色轿车则一直驶到眼前。车门一开，一个中年男子跳下，急急走过来，看到林荫现出笑容，双手远远伸出：“林局长，欢迎，欢迎……”

林荫认出，来人是清水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牛明，自己下分局挂职锻炼时和他接触过。

2

牛明长得十分年轻，四十出头的人看上去也就三十五六的样子。形象也很不错，身材不高不低，脸庞端端正正，肤色白里透红，眼睛虽然不大，却又亮又活。美中不足的只是嘴唇有点发紫，说话的时候，口中也有一股酒气扑过来。林荫心急，一边握手一边发问：“牛局长，你从那边过来，遇到一辆‘三菱’没有？”

牛明稍稍犹豫：“啊……遇到了，怎么了……”

林荫急道：“你立刻布置人堵截，他是打人凶手！”

牛明把手机拿到手中却没有马上打，而是问怎么回事，听了林荫介绍，现出惊讶的神色：“有这种事？那是赫刚的车。妈的，怪不得开得那么快，见我都不停，居然敢这么干，胆子也太大了！”走向三条汉子，突然伸出手来，一人一个大耳光，“真瞎了你们的眼睛，我



饶不了你们……妈的，咋办，说！”

三个汉子互相望望。刀疤脸捂着脸先看看林荫，然后对牛明道：“这……牛局长，这……这是个误会，老杨他……你看……”

牛明转向老杨父子。老杨扯了一下儿子，抢到前面对牛明赔着笑脸道：“对，这确实是误会，都不是外人，打就打了吧，也没打坏，都怪俺们，怪俺们，这事就算了吧！”

“你既然这个态度就好办了！”牛明扭头对三条汉子说，“妈的，你们虽然有理，可也太过分了吧。你收费可以，为什么打人？听着，回城后要给人家看伤，要彻底看好，人家有一点不满意，我就跟你们没完……听清没有？”

三条汉子急忙答应：“听清了，听清了……”

牛明看一眼林荫，又对汉子们道：“这件事完了，可打林局长的事你们怎么交待，说，这事咋办？”

三条汉子噤着看看林荫，还是刀疤脸支支吾吾道：“这，俺们真不知道是林局长啊，要是知道的话，借我们个胆儿也不敢打呀！”他走向林荫，可怜巴巴地说，“林局长，这是误会呀，俺们怎么敢打你呀？这样吧，你打我们一顿，爱咋打咋打，打死俺们也没说的！”

刀疤脸说着，把头伸过来让林荫打，另两个汉子见状也做出同样的姿势，引得围观群众发出窃窃笑声。林荫十分恼火，回身看着牛明。牛明走上前，又是一人一耳光。“妈的，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你们把公安局长当成啥了！”然后对林荫低声道，“林局长，你看这事……怎么处理呢？我认识他们几个，是交通局聘任的收费员。今天的事虽然有点过火，可顶多也就是轻微伤，治安案件。咱局还有不少大案子忙不过来，你看这……当然，他们不该打你。我看，让他们给你看伤，再多赔偿些钱，怎么样？”

林荫心里的火一股一股地往上冒。他看出问题来了，到现在，牛明也没按自己的要求布置堵截，而且，还想把这个恶劣的案子轻轻放过。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伤害无辜，还把自己这新上任的公安局长打了，居然看看伤，赔偿一下就没事了，太过分了吧。什么